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现实逻辑、问题审视与实践路径

杨乙元

（六盘水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六盘水 553004）

摘要：以贵州省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为研究对象，探讨新质生产力在其中的赋能作用与现实逻辑。研究表明，贵州通过数字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产业深度融合，在磷化工、铝加工、刺梨等特色产业领域取得了显著转型成效。然而，转型过程中仍面临数据要素供给不足、企业转型能力不均、数字化生态不完善等挑战。为此，提出构建协同创新体系、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完善产业数字化转型生态等实践路径，为贵州地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转型；传统产业；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7－0017－07

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与国内高质量发展双轮驱动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在数字经济战略上率先抢新机，积极探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特色路径[1]。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进步、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为核心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在贵州语境下，新质生产力表现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磷、铝、煤、特色农产品等传统资源实现价值跃升[2]。目前，贵州在“富矿精开”战略指引下，正通过数智技术重塑传统产业发展模式，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3]。因此，研究聚焦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逻辑、问题审视与实践路径三个关键维度。通过分析贵州实践案例，梳理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现实挑战与突破路径，旨在为中国同类地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1 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逻辑

1.1 技术赋能：数字技术重构传统生产模式

数字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通过渗透传统产业全链条，引发生产方式革命性变革。贵州的实践表明，数智技术在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精准决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生产流程优化。数字技术实现了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变。以遵义铝业为例，该公司引入“人工智能炼铝师”(电解铝复杂体系动态优化预测大模型)，实时分析槽控数据，演算出最优参数，使电解槽分子比数值稳定在2.42的理想状态。这一创新每年可节电7 000万kW·h，减少费用约4 000万元[4]。同样，在刺梨加工领域，贵州山王果健康实业有限公司建设5 G智慧工厂，通过近万个物联网元器件覆盖各生产环节，使生产效率提升20%，综合制造成本降低3%～5%，能耗下降25%[5]。数字技术通过精准控制与流程再造，显著提升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率。

(2)决策管理创新。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系统正在重塑传统管理模式。贵州山王果公司通过自研App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控与预测性维护，改变了传统“坏了再修”的被动维护模式。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采用AI判片系统进行轮胎高分辨率X射线检测，仅需2 s就能完成轮胎内部结构的质检，可见质量缺陷减少了57%，生产效率提高68%[6]。这不仅提升了单点效率，更通过全链条数据贯通实现了管理模式的根本变革。

(3)供应链协同。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了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全程可追溯。刺梨产业

收稿日期：2025-11-27

基金项目：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5RW21)

作者简介：杨乙元(1986—)，男，吉林通化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与产业经济。

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种植、生产、物流全流程，消费者可精准追溯产品来源，建立了供需之间的信任机制。贵州磷化工产业通过“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双赛道布局，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系统”双延伸发展，实现了从传统磷肥向新能源电池材料的价值链跃升，全国每3辆电动汽车中，就有一辆搭载“贵州磷”元素[7]。变革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链的重塑与价值重构。

1.2 要素创新：数据要素驱动资源配置优化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贵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价值倍增与资源配置优化的关键作用。贵州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培育数据流通交易体系，探索数据资产化实现路径，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

(1)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是贵州数字化转型的特色路径。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创新建立“省数据流通交易服务中心＋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中心＋一公司”架构。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获国家OID(货物编码与标准)注册中心授权，成为全国首个数据要素登记OID行业节点，面向全国提供数据产品登记、数据资产登记等服务。创新体系为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2025年4月，贵阳贵安“数据专区”已汇聚55个市级部门、4个国有企业、14个区县的数据目录6 431个，累计提供数据服务1.99亿次，显著降低了数据流通交易成本[8]。

(2)数据资产化探索为传统企业开辟了新的价值路径。2024年7月，贵阳贵安数字经济指挥部印发《关于推动2024年贵阳贵安“企业数据资产入表”试点工作方案》，在工业、科技、通信等领域开展数据资产入表探索。贵州勘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完成贵州首单企业数据资产入表案例，随后多家企业跟进，实现了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的转化。更值得关注的是，数据资产金融创新取得突破。建设银行推出“数据贷”产品，基于企业数据资产评分发放信用贷款；贵阳银行探索“数易融”模式，开展数据资产抵押贷款试点。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获得中国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贷款，成为全国制造业数据资产应用标杆和贵州省首家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制造业企业。

(3)公共数据价值释放为产业转型提供了新动能。贵州通过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制定《贵阳贵安公共数据管理办法》，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贵阳市开发形成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城市建筑垃圾渣土车辆违法预警”，并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成功交易，成为首笔公共数据运营收益入缴国库的典型案例。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的双向赋能，不仅丰富了数据要素供给，更创新了数据价值实现形式。

(4)人才要素升级是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关键支撑。贵州针对数字化转型的复合型人才短缺问题，采取多层次培养引进策略。贵阳市成功入选国家第二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计划在2年试点期内支持超过393家试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9]。通过建设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中心，提供技术指导、金融配套和人才支持，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这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人才保障，缓解了“不懂转、不敢转、没能力转”的困境。

1.3 产业融合：数实深度耦合催生新业态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路径。贵州通过数实融合，推动传统产业边界拓展与价值链跃升，孕育出新模式、新业态与新生态。

(1)产业链延伸是数实融合的直接体现。在磷化工领域，贵州从传统磷肥转向新能源电池材料，实现了从“肥料”到“材料”的价值跃升。黔南州瓮安县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电池材料基地，产值超500亿元[10]。贵州磷化集团穿岩洞矿通过“精矿上产”策略，推动磷矿向黄磷及下游新能源材料延伸。中伟新材料铜仁基地以技术为驱动，磷系产品出货量跻身行业第一阵营。这不仅提升了资源附加值，更重构了产业生态，使贵州从传统磷肥基地升级为全国新能源电池材料重要基地。

(2)产业边界拓展是数实融合的显著特征。在煤炭领域，六盘水通过引入全球尼龙产能第一的福建永荣集团，建设年产50万t己内酰胺项目，串联“煤-纯苯-尼龙-纺织”产业链，实现了从“燃料”到“面料”的跨越[11]。产业重构使传统煤炭资源焕发新生，形成新的产业增长极。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支持贵州绿色煤化工发展，建成后“贵州造”纺织原料将成为新名片，体现了传统资源与新兴技术的完美结合。

(3)服务化转型是数实融合的高级形态。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通过5G全连接工厂建设，实现每25 s下线一个精密胎圈的高效生产[12]。更重要的是，企业从单一产品生产向“产品＋服务”转型，通过数据挖掘分析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解决方

案。在刺梨产业,企业通过智能实时数据看板,将市场端的用户反馈与需求直接传导至种植与生产端,订单响应周期比数智化改造前缩短30%,市场覆盖率扩大30%[13]。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重构了传统产业的价值创造模式。

(4)算力产业崛起是贵州数实融合的特色路径。贵州凭借气候与能源优势,建设48个数据中心,织就全国领先的"算力网"。贵安智算基地支撑华为昇腾云服务,孵化超30个行业大模型,服务200多家企业与300多个应用场景[14]。通过发放"算力券"、与东部共建智算平台,贵州从"数据仓库"变身为"智算车间",深度融入生物医药、影视渲染、气象预测等领域。贵州气象高性能算力中心通过381台国产服务器,为天气预报分析提供算力保障[15]。算力经济已成为贵州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

2 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审视

2.1 要素层面:数据价值释放不充分与数字人才短缺

贵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要素层面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不充分,另一方面是数字人才结构性短缺,两者共同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扩散。

(1)数据要素价值释放面临多重障碍。首先是数据确权难题,数据资产入表的前提是明确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目前数据确权机制尚未完善。虽然贵州探索通过颁发数据要素、数据信托等登记凭证,明晰数据资源持有、数据加工使用、数据产品经营等权益,但"产权界定难"问题依然突出。其次是数据资产评估体系缺失,目前缺乏成熟的数据资产评估体系和方法,难以对数据资产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虽研发了全国首款数据产品交易价格计算器,但整体评估方法仍需完善。最后是数据供给质量不高,存在数据资源分散、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数据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

(2)数据流通交易机制存在堵点。一方面是数据需求不足,企业对数据价值认知不充分,尚未充分意识到数据资产在提升资产规模、改善财务结构、提高信用评级和拓宽融资渠道方面的潜力。另一方面是数据应用场景探索不深入,数据资产的价值在于其能够在多个场景中得到应用并创造价值,如果企业未能充分探索和利用数据资产的多场景应用潜力,则会限制数据资产的需求和价值实现。此外,数据要素市场主体培育不足,数据中介、数据商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发展不成熟,也影响了数据要素市场的活力。

(3)数字人才短缺是制约转型的另一关键因素。数字化转型需要既懂制造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而贵州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相对不足。许多企业反映难以招聘到合适的数字化人才,导致数字化转型项目推进缓慢。例如,一些企业虽然引进了先进的数字化设备,但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和维护,设备的性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贵州作为西部省份,在人才吸引与留存方面面临天然劣势,高端人才更倾向于流向东部发达地区。

(4)人才结构失衡问题显著。贵州传统产业员工多以传统技能为主,缺乏数据分析、物联网运维、AI算法等数字化技能。遵义市政协组织的视察活动发现,"传统企业转型面临技术和人才双重瓶颈"。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实力有限,难以承担高额的数字化人才引进与培训成本,普遍存在"不懂转、不敢转、没能力转"的问题。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实际需求存在脱节,课程设置滞后于技术发展,导致毕业生难以快速适应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

2.2 企业层面:转型内生动力不足与能力不均

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体,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与数字化转型能力不均的挑战,严重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在微观层面的培育与扩散。

(1)转型认知偏差是导致内生动力不足的首要因素。部分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足,缺乏转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习惯于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对新技术、新方法存在疑虑。一些企业管理者认为现有的生产模式已经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不愿意投入资金和精力进行数字化转型。认知偏差在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中尤为普遍,往往将数字化转型视为"可选项"而非"必选项",缺乏战略层面的重视与规划。

(2)资金压力是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障碍。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购买设备、软件和进行技术研发。对于一些中小型制造企业来说,资金压力较大。而且,数字化转型的回报周期较长,企业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实力来支撑转型过程。例如,一家贵州的制造企业计划引入一套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需要投入数百万元的资金,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融资渠道方面,传统产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银行对无形资产占比高的数字化项目持审慎态度，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资金瓶颈。

(3)转型能力不均加剧了企业间的数字鸿沟。大型企业凭借资金、人才与技术优势，在数字化转型中率先突破。例如，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遵义铝业等龙头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了显著效益。然而，广大中小企业却面临“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困境。缺乏专业团队进行数字化转型规划与实施，难以承担转型失败的风险。两极分化现象导致产业链协同效率低下，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辐射效应与溢出效应受限，制约了整个产业生态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4)转型路径不明也是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许多企业认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但缺乏清晰的转型战略与实施路径。往往陷入“为数字化而数字化”的误区，盲目引进先进设备与系统，但与业务需求脱节，导致资源浪费与转型效果不佳。贵州某制造企业负责人坦言：“面对各种数字化解决方案，往往感到无所适从，难以选择适合企业实际的技术与产品”。路径不明确的困境，使得许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门口徘徊不前，或者走了弯路。

2.3 生态层面：协同机制不足与基础设施瓶颈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产业生态的重构。贵州在构建数字化生态方面仍面临协同机制不足与基础设施瓶颈的双重挑战，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化培育。

(1)协同创新机制不足是生态构建的软瓶颈。数字化转型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方主体的协同互动，但目前各主体间存在明显的壁垒。一方面，产学研融合不够深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存在脱节，转化率不高。虽然企业可以与高校联合开展科研项目，但缺乏长效合作机制与利益共享机制，合作多为短期项目式，难以形成持续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不足，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协同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大型企业的数字化平台与解决方案未能有效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数据孤岛现象突出，制约了整体效率提升。

(2)数字基础设施不均衡是生态构建的硬约束。贵州虽已建成48个数据中心，算力规模稳居全国前列，但网络、平台等基础能力仍存在结构性短板[16]。一方面是网络覆盖不均衡，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工业企业面临网络覆盖不足、带宽不够的问题，难以支撑高带宽、低时延的工业应用需求。另一方面是平台支撑能力不足，缺乏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难以满足不同行业的差异化需求。虽然贵州计划打造刺梨行业的工业物联网平台，但整体而言，行业级、区域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尚不完善，难以支撑广大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

(3)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影响了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性。目前，贵州虽已出台《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促进条例》等政策，但配套实施细则与支持措施仍需完善。一方面是资金支持分散，各类专项资金支持力度有限且较为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项支持不足，往往因达不到申报门槛而难以获得政策红利。另一方面是标准体系缺失，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接口标准与安全标准，导致不同系统间互联互通困难，数据集成与共享受阻。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标准不一带来的兼容性挑战，增加了转型成本与风险。

(4)服务支撑体系薄弱制约了数字化转型的广度与深度。数字化转型需要专业的咨询、实施、运维服务支持，但贵州本地化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群体尚未成熟。一方面是服务供给不足，缺乏深入了解行业特点与需求的本地化服务团队，难以提供贴身有效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服务模式创新不足，传统的IT服务模式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的“小快轻准”解决方案缺乏。虽然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尝试通过“贵数甄选”直播模式推广数据产品，但整体而言，数字化转型的服务生态仍需培育。

3 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3.1 完善产业数字化转型生态，提升整体转型效能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贵州应从基础设施、人才支撑、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入手，完善数字化转型生态，提升整体转型效能。

(1)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转型生态的基石。贵州应加快构建覆盖全省、互联互通的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一方面，提升网络基础设施能力，加快5G网络、千兆光网建设，特别是加强工业园区、重点企业的网络覆盖，支撑高带宽、低时延的工业应用需求。另一方面，强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依托48个数据中心的优势，构建协同联动的一体化算力体系，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打造全国算力保障基地[17]。特别是要发挥贵安智算基地的作用，支撑行

业大模型培育与数据训练,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智能算力支撑。同时,应推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为产业链协同提供基础支撑。

(2)强化数字人才支撑是数字化转型生态的核心要素。贵州应构建多层次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缓解人才短缺问题。一方面,加强产学研协同育人,支持高校开设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专业,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培养既懂制造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实施企业家数字素养提升计划,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考察等方式,提升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与决策能力。对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数字化人才短缺问题,可借鉴"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中心"的做法,提供技术指导、金融配套和人才支持。同时,应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高端数字化人才来黔创业就业,提升整体人才供给水平。

(3)优化政策支持环境是数字化转型生态的保障。贵州应完善支持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的精准性与有效性。一方面,整合各类专项资金,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转型成本。贵阳市已入选国家第二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计划在 2 年试点期内支持超过 393 家试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一政策应用好、用足[18]。另一方面,创新金融服务,鼓励银行机构开发针对数字化转型的金融产品,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数据资产质押融资规模,缓解企业融资难题。此外,应完善标准规范体系,制定行业数字化转型指南与标准,引导企业科学有序推进转型。

(4)构建服务支撑体系是数字化转型生态的关键环节。贵州应培育一批深耕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提供咨询、实施、运维等全方位服务。一方面,支持本地企业向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转型,鼓励深入了解行业特点与需求,开发行业特色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引进国内优秀服务商,带动本土服务能力提升。对于中小企业,可推广"企业出一点、服务商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的联合投入机制,降低中小企业一次性投入压力。同时,应鼓励龙头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数字化资源,推广贵州山王果公司、刺力王等企业的成功经验,通过产业链协同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

3.2 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资产价值

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其价值释放依赖于成熟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贵州应充分发挥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优势,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据资产价值充分释放。

(1)完善数据治理体系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前提。贵州应加快落实《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促进条例》,制定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等配套细则。一方面,探索建立数据产权登记制度,通过颁发数据要素、数据信托等登记凭证,明晰数据资源持有、数据加工使用、数据产品经营等权益。另一方面,建立数据资产评估体系,开发适合不同类型数据资产的评估方法与工具,为数据资产交易与融资提供价值依据。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已研发全国首款数据产品交易价格计算器,并被授予"全国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应进一步扩大其应用范围,提升数据资产定价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2)创新数据流通模式是激发数据要素市场活力的关键。贵州应充分发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功能定位,打造国家级数据交易所。一方面,创新交易机制,发展数据经纪、数据信托等新型交易模式,提高数据流通效率。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已尝试通过"贵数甄选"数据产品专场直播,以网络直播模式代销数据产品,创新模式进一步推广与完善。另一方面,拓展应用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深度融合,开发更多高价值数据产品与应用。贵阳市已开发形成全市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城市建筑垃圾渣土车辆违法预警",应进一步扩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范围,释放公共数据价值。

(3)深化数据资产化探索是释放数据价值的重要路径。贵州应积极申请建立国家级的数据资产入表示范区,以及数据资产证券化试验区,争取数据资产创新型业务先行先试。一方面,扩大数据资产入表试点范围,在已有贵州勘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案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行业与企业范围,探索不同行业数据资产入表的路径与方法。另一方面,创新数据资产金融产品,推广建设银行"数据贷"、贵阳银行"数易融"、光大银行"贵数贷"等创新产品,拓宽企业基于数据资产的融资渠道。特别是要总结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全国制造业数据资产应用标杆的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4)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是数据要素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贵州应结合《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促进条例》实施,建立健全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完善数据安全技术防护体系。一方面,推广隐私计算、

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数据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的流通生态，确保数据流通的安全可控。另一方面，建立数据流通交易风险防范机制，加强对数据滥用、隐私泄露等行为的监管与惩处，营造安全可信的数据流通环境。只有在充分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数据要素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释放。

3.3 构建协同创新体系，突破关键数字技术

面对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瓶颈，贵州应构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的创新体系，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供给能力。

(1)建设协同创新平台是技术突破的基础支撑。贵州应围绕磷化工、铝加工、特色农产品等优势特色产业，组建一批行业级数字化转型创新中心，集聚龙头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开展共性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可借鉴贵州磷化集团穿岩洞矿“精矿上产”模式，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对于刺梨等特色产业，可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工业物联网平台。例如，贵州山王果公司计划投入1亿元打造刺梨行业工业物联网平台，新建设的“数智工厂2.0”将实现90%以上设备物联网接入、关键工艺点100%实时监控[19]。行业级平台的建设，有助于解决单个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实现创新资源的共享与协同。

(2)聚焦关键技术攻关是提升技术供给能力的核心。贵州应结合产业需求，重点突破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关键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可推广遵义铝业“人工智能炼铝师”的经验，开发更多行业大模型，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可借鉴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5G全连接工厂的建设经验，推动5G技术在工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应用。在数字孪生领域，可学习刺力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构建虚拟工厂的做法，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减少试错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通过组织“揭榜挂帅”等方式，发布行业数字化转型技术需求清单，引导各类创新主体针对行业痛点问题开展技术攻关，提升技术供给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3)促进技术推广应用是创新价值实现的关键。贵州应建设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技术资源库与案例库，总结提炼成功经验与模式，通过开展现场会、培训会等方式加强经验交流与推广。可借鉴遵义市政协组织委员视察数字赋能产业的做法，通过实地考察、经验交流，促进优秀转型方案的推广应用。对于中小企业，可支持建设“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中心”，提供推进数实融合方面的技术指导、金融配套和人才支持，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不懂转、不敢转、没能力转”的问题，可组织服务商开发“小快轻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通过试点示范引导中小企业逐步推进数字化转型。

4 结论

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贵州的实践表明，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发展方式与产业生态的深刻变革。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持续深化“富矿精开”战略，以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全力瞄准智算、行业大模型培育、数据训练等产业技术革新“制高点”，推动贵州磷、铝、煤等传统资源实现从“肥料”到“材料”“燃料”到“面料”的价值跃升，让“野果”变为“金果”。这既提升了贵州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与效益，也为贵州地区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参考文献

[1] 何瑛，朱子明，周茜. 数字化对传统产业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J]. 中国流通经济，2025，39(11)：84-97.

[2] 柏培文，林诗怡.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产业数字化与劳动力技能匹配[J]. 经济学动态，2025(10)：37-56.

[3] 王春元. 多措并举，精准推进贵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J]. 数字化转型，2025，2(7)：42-47.

[4] 高煜. 从外生导入到内生增长：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时代化命题的内涵蕴意与实现路径[J]. 中州学刊，2025(7)：34-41.

[5] 臧冀原，季桓永，黄庆学. 数智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39(7)：1183-1190.

[6] 付伟，蒋安丽. 数字化内卷：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传统产业链的重构与挑战[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179-190.

[7] 任保平，巩羽浩.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新质化的机制与路径[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2(3)：13-22.

[8] 周海川. 传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和政策建议[J]. 当代经济管理，2025，47(9)：66-75.

[9] 杨艳凤，敬莉. 数智技术、绿色效能与传统产业改造效率[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5)：131-137.

[10] 周伟新.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维路径[J]. 中国金融，2025(7)：90-93.

[11] 韩晶，邹晓蔓，张成鹏.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4(12)：142-148，230.

[12] 张宏胜. 贵州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J]. 中国瓜菜,2025,38(9):245-252.
[13] 胡玉杰,王彬力."双碳"背景下区域隐含碳排放及其产业关联:以贵州省电力行业为例[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1):88-102.
[14] 彭验雅. 贵州蜡染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策略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24,45(1):158-164.
[15] 朱万春. 数字经济赋能贵州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研究:评《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J]. 应用化工,2023,52(12):3483.
[16] 廖洪泉,周水源,杨丽彦,等. 西南地区民族村寨产业振兴:现实困境与破解之策:以贵州黔东南州乃寿村为例[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144-154.
[17] 王超,崔华清,蒋彬. 农业文化遗产如何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基于共生系统说的贵州从江占里侗寨案例探索[J]. 广西民族研究,2023(3):164-172.
[18] 杨春,吴驰宸,杨科.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以贵州某国有企业实践探索为例[J]. 文化纵横,2023(2):154-157.
[19] 陈世香,宋广强. 山地省域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测度与分析:以贵州为例[J]. 贵州社会科学,2022(3):134-142.

Empower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Guizhou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alistic Logic, Problem Review, and Practical Path

YANG Yiyu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Liupanshui 553004,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empowering role and practical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it were explored. Research shows that Guizhou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results in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such as phosphorus chemical industry, aluminum processing, and prickly pear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ptimization of factor allocation, and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ies. However,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ly of data elements, uneven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and imperfect digital ecology. Therefore, practical paths such as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cultivating a data element market,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cology of industrie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Guizhou region.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digital technology